

數位平臺與漢語方言研究 ——論「肚」的音義來源與表現*

楊秀芳**、葉秋蘭***

摘要

本文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為檢索工具，以交叉檢索的辦法，快速掌握方言的歷史音變規則，研究漢語「肚」的音義來源及其在方言中的表現。具體結論是：

（一）漢代由平聲端母「都」孳生出上聲「肚」，指稱人胃。福州型及梅縣型方言讀端母，北京型及廣州型方言讀定母，呈現語詞孳生以音別義的多樣性。

（二）後來從指稱人胃的本義引申，也指稱魚類及牲畜的胃。對於這項引申，廣州型及梅縣型方言未以音別義，北京型及福州型則以音別義：福州型將引申義讀為定母，北京型將引申義讀為端母。這項引申除呈現音義變化的多樣性外，也增加了新一層的音義變化。

（三）廣州型及梅縣型因為方言接觸，受異讀影響而使「肚」的語音發生變化，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 感謝國科會（今科技部）對本資料庫的長期經費補助，以及歷任助理、工程師和工讀生的辛勞。此外還要感謝中研院資訊所莊德明技師團隊的技術指導，並促成本資料庫與「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連結，增強本資料庫的語文檢索功能。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6 年第七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主辦，2016 年 12 月 1-3 日），粵語「肚」的部分成果並曾發表於「第二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香港教育大學主辦，2017 年 12 月 8-9 日），得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謹此一併申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四）北京型和福州型的某些方言，其個別詞彙在音義區別上發生混淆，也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五）縱觀「肚」的孳生及後來的詞義引申，其音義發展具多樣性及多層性特點，造成現代方言異常複雜的面貌。

關鍵詞：數位平臺、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漢語方言、音義研究、多樣性、多層性

一、前言

本文研究漢語方言「肚」的音義來源與表現，為掌握方言材料，曾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為檢索工具，得到極大的便利。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是國科會（今科技部）補助學者建置的語言資料檢索系統。這個資料庫以《廣韻》的兩萬多字為基礎架構，輸入上古、中古、現代三個階段的漢語語音資料。¹ 上古階段包括先秦、兩漢音系；中古階段包括魏晉、南北朝、隋唐音系；現代部分包括各大方言區的代表方言。古音輸入乃依據學者的研究成果，現代音輸入則依據當代出版的各種語言調查報告。

本資料庫輸入的語料是經過切割的音節。就現代音來說，一個音節拆分成聲母、韻母、調類、調值，分開輸入，個別佔一個檢索單位；研究者也還可以視需要將韻母再拆分出介音、主要元音、韻尾，用更小的單位來觀察。就古音而言，《廣韻》各字所屬的調類、韻目、字母、清濁、等第、開合、上字、下字、又音、又切，也都在資料庫中個別佔一個檢索單位。這樣的資料建置方式，使研究者能夠配合研究之需，設計各種條件來交叉檢索。由於拆分成很小的單位，使資料能夠提供深入分析之用，這是本資料庫最重要的特點之一。

以下第二節舉例說明「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三種基本的檢索功能。第三節以一篇研究論文為例，顯示數位分析對方言研究所提供的檢索之便。第四節為結語。

¹ 直至目前，「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所依據的研究成果及方言調查報告共 54 種。參見資料庫首頁「參考書目」，網址：<http://140.112.145.93/ccr>。

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檢索功能

(一) 考察「古今音變」的功能

以北京話聲母溯源為例。從 <http://140.112.145.93/ccr> 進入資料庫首頁之後，勾選古音檢索條件的「字母」，並點選「現代」—「官話」—「北京」，在「北京」下的聲母欄位輸入「tɕ」，再按「確定送出」，展開的第一頁顯示北京音 tɕ 來自知、章、徹、澄字母，第二、三頁顯示來自知、章、莊，直到最末一頁，共有 200 筆資料。總體顯示北京音 tɕ 主要來自知、章、莊、澄、崇母，另外徹、娘、精、從、昌、禪、初母也都各有一個或兩個字讀 tɕ 聲母。

知、章、莊屬全清類字母，澄、崇屬全濁類字母。對於這兩組字母，使用者進一步檢索，可發現澄、崇母在北京分別都另外有送氣 tɕʰ 的讀音。究竟為什麼澄、崇母既可以讀 tɕ，又可以讀 tɕʰ，勾選加上其他條件來交叉檢索，便能獲得解答。

使用者可勾選古音「字母」項，在欄位內輸入「澄」字，並勾選古音「聲調」項，在欄位內輸入「平」，按「確定送出」，可看到北京話澄母平聲的讀法。接著用同樣的方法檢索出澄母上聲、澄母去聲及澄母入聲的音讀，觀察聲調之異會不會是影響分讀的原因。按照以上方法輸入選項後，展開的北京澄母字音共 53 筆，其中平聲字 28 筆都讀送氣音，上聲字 4 筆、去聲字 11 筆、入聲字 10 筆都讀不送氣。這樣的檢索結果，顯示北京話澄母分讀送氣與不送氣是因古今音變而造成：古澄母演變到今天的北京音，平聲字讀送氣音 tɕʰ，仄聲字讀不送氣音 tɕ。

(二) 發現「例外音讀」的功能

檢索北京音 tɕ 聲母來源時，發現徹、娘、精、從、昌、禪、初等

七種字母的出現筆數非常少。經再次檢索，可發現這七種字母讀 $t\zeta$ 是屬於例外音讀。

以娘母字為例，勾選輸入「娘」字母，並點選「現代」—「官話」—「北京」為檢索條件，按「確定送出」後，可發現北京音共收了 14 筆娘母字，其中 13 筆讀 n ，只有 1 筆「粘」字讀 $t\zeta$ 。這顯示娘母的北京音規則讀法是 n ，讀 $t\zeta$ 的那一筆是不規則讀法。至於為什麼會產生這個不規則讀法，單從本資料庫的語音材料無法看出，但可以向外連結「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搜尋相關的語文線索，嘗試找尋答案。

根據《廣韻》，「粘」為娘母字「黏」的俗字，所以「黏」、「粘」本為同音字。「粘」讀第一聲 $t\zeta an55$ 頗為奇特，為了解其故，本文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與「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搜尋北京 $t\zeta an55$ 的讀音，發現「沾」字也讀 $t\zeta an55$ ，並且「黏（粘）」與「沾」都有「連結、附著、接觸」之義。大約由於「黏（粘）」與「沾」詞義相近，而俗字「粘」的音義不及正字「黏」穩定，字形又與「沾」有相同的偏旁，因此「粘」類推於「沾」而讀同 $t\zeta an55$ ，成了例外讀音。

用資料庫檢索語音材料，例外音讀會因不符規則而在比例上顯現出來。這些例外音讀來自特殊的語言現象，進一步查檢語義用法的線索，常可發現產生例外音讀的原因。

（三）可向外連結以獲取各種語文線索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除提供字音檢索功能外，點選「字號」可連結到「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便於檢索察看相關的字形、字義及用法。

例如輸入「朝」字檢索，可知有全清知母「陟遙切」、全濁澄母「直遙切」兩讀，今北京音分別讀一聲 $t\zeta au55$ 、二聲 $t\zeta hau35$ 。點選「朝」的「字號」，連結至「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教育部異體字

字典」、「開放康熙字典」後可發現：「陟遙切」釋義為「旦也，指早」；「直遙切」釋義為「臣見君曰朝，臣下拜見君王也」。「朝」字聲母一清一濁，詞性分屬名詞和動詞，是形態變化「清濁別義」派生的結果。

再如輸入「出」字檢索，可知有去聲「尺類切」、入聲「赤律切」兩讀，北京音只保留來自入聲的讀法，今讀 tʃhu55。點選「出」的「字號」後，連結至「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開放康熙字典」，上有《洪武正韻》的紀錄，曰「凡物自出，則入聲；非自出而出之，則去聲」。這說明入聲讀是不及物動詞，去聲讀是使動用法，表示「使出」；去、入兩讀具有「四聲別義」的派生關係。

舉這兩字為例，是要說明漢字音、義之間常具有密切的關係。² 要了解這些關係，就必須在語音檢索之後，繼續整合相關的語義線索，並從各種字書及古文獻取得例證，進行研究，以獲取關於漢語詞彙音義的系統性知識。³

三、數位分析與漢語方言研究

本節以「肚」為例，探討它的音義表現及來源。在研究過程中，對語音規則的掌握，以及對例外音讀的判斷，主要得力於「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檢索功能。有關「肚」的語源及詞義探討，則利用各種古字書及文獻，也從本資料庫連結至「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搜尋語義用法的資料。底下分三小節討論，為行文方便，不再一一說明如

² 語詞在初創時，音、義之間是約定俗成的，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孳生或派生之後的孳生詞或派生詞，其音、義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例如草木初生卷曲的特徵名為「句」，其語義和語音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而金屬鉤子名為「鉤」是因為它由「句」引申孳生而出，鉤之名為「鉤」，與它的語義特徵具有必然的關係。每一個孳生詞或派生詞都可以說得出它如此命名的道理，這個命名的道理來自它孳生或派生之所生，成為孳生詞或派生詞音義的來源。

³ 例如對「以音別義」、「一音多義」、「一義多音」等現象，進行形態變化、詞義演變、音韻層次等不同的研究。

何利用資料庫。

（一）現代方言「肚」的音義表現

《廣韻》「肚」有「當古切」與「徒古切」兩讀，釋義均為「腹肚」，⁴ 看不出兩讀的詞義有無區別。檢查現代漢語方言「肚」的音義表現，大別有四種類型。⁵ 茲以客語梅縣話、粵語廣州話、官話北京話、閩語福州話為代表，說明如下：

1. 梅縣話「肚」只有上聲調 **tu3** 一讀，⁶ 既指人的肚子（以下多以「腹肚」代稱），也指牲畜魚類的胃（以下多以「魚肚」代稱）（黃雪貞 1995: 28）。依梅縣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tu3** 應來自「當古切」。這類型主要出現在客語區，此外還有如閩南雷州話（張振興、蔡葉青 1998: 25、201）、海口話（陳鴻邁 1996: 24、171）、江淮官話的合肥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等。

2. 廣州話「肚」只有陽上調 **thou4** 一讀，兼用稱「腹肚」及「魚肚」，如「肚餓」**thou4 ŋɔ6**、「豬大肚（豬的胃）」**tsy1 tai6 thou4**（白宛如 1998: 234）。依廣州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thou4** 應來自「徒古切」。⁷ 這類型主要出現在粵語區，此外還有江淮官話丹陽（蔡國璐

⁴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年張士俊澤存堂本據周祖謨《〈廣韻〉校勘記〉校正），卷 3，頁 265。

⁵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肚」字下分列「胃」與「肚量」兩種詞義。根據有兩種詞義之分的北京話來看，前者指「動物的胃」，後者指「人的肚子」。所收二十種方言音讀，詞義「胃」一讀或來自「當古切」，或來自「徒古切」；詞義「肚量」一讀也同樣或來自「當古切」，或來自「徒古切」。本文又根據近二十年陸續出版的多種方言詞典查檢，分析出方言「肚」有四種音義類型。

⁶ 本文以調號 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八種調類。多於八種聲調的粵語，上陰入標為 7a，下陰入標為 7b。為行文方便，有時標以調值。調值均為二位數或三位數，可與調類清楚區分。

⁷ 「豬肚（豬的胃）」的「肚」變音為 **thou35**，但「豬大肚（豬的胃）」、「豬小肚（作為食品的

1995: 26)、中原官話萬榮(吳建生、趙宏因 1997: 52、255)、閩北建甌話(李如龍、潘渭水 1998: 18、20)等。⁸

3. 北京話「肚」有兩種音讀：第四聲「肚」用稱「腹肚」，三聲「肚」用稱「魚肚」。根據北京話的古今演變規則，可知第四聲「肚」來自「徒古切」，三聲「肚」來自「當古切」。這類型主要出現在官話區、吳語區、贛語區和湘語區，例如西南官話柳州話(劉村漢 1995: 37、224)、貴陽話(汪平 1994: 44)、山西太原話(沈明 1994: 24)、山東牟平話(羅福騰 1997: 45、60)、蘇州話(葉祥苓 1993: 160)等。

4. 閩東福州話「肚」有兩種音讀：「腹肚」讀上聲調，來自「當古切」；「魚肚」讀陽去調，來自「徒古切」(馮愛珍 1998: 25、40)。⁹ 閩南潮州話也屬同一類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

以上是四種基本類型，在各類型之下，方言又有混讀。例如廈門與福州同屬第四類型，但「肚臍」、「割腸割肚(形容心如刀割)」、「心腹腸肚(引申指人的心思)」都與「魚肚」一樣讀陽去調(Douglas 1873: 517、519，周長楫 1993: 52)。

豬膀胱)、「豬肚襪(冬天所穿又厚又寬大的襪子)」的「肚」都讀陽上調 *thou23* (白宛如 1998: 234、73、74)。*thou35* 雖然調值與陰上相同，但必非來自「當古切」，因為 *thou35* 聲母送氣，不會是「當古切」的讀音，而是來自「徒古切」清化後的表現。根據《廣州方言詞典》所述，廣州話有 35 和 55 兩種變音，都是低調變為高調。最常見的是習慣性的臨時變音，並不改變詞義，如「戴帽」的「帽」讀 *mou22*→*35*。另一種變音同時改變詞義(由原來詞義衍生出來的)，讀本調是原義，讀變音則與原義有所不同，如「眼眉毛」的「毛」讀本調 *mou21*，「發毛(發霉而長毛)」的「毛」變音為 *mou55*。有的變音可以改變詞性，如「鉗」*khim21* 多作動詞，而作名詞的「眉鉗」變音為 *khim21*→*35*。名詞單用或處於詞尾位置多讀變音，若處非末尾位置時多讀本調，如「女(女兒)」變音為 *nøy23*→*35*，但「女仔(女孩子)」的「女」讀本調 *nøy23* (白宛如 1998: 引論頁 21)。由此來看，變音可用來標記引申義，也作為名詞的標記，或具有小稱的功能。比較「豬肚」與「豬肚襪」，可知「豬肚」的 *thou35* 是從 *thou23* 變來的，都反映「徒古切」一讀。

⁸ 建甌話以陽去「肚」稱牛肚、豬肚或人的肚子，但主要以「腹」稱人的肚子。

⁹ 福州話全濁上聲讀同陽去，一般均標以陽去調。

與北京話同屬第三類型的方言也有混讀現象。例如成都話牲畜內臟「肚雜」讀「徒古切」(梁德曼、黃尚軍 1998: 53、54)，武漢「腹肚」讀「當古切」(朱建頌 1995: 209、210)，吳語寧波話、崇明話、溫州話，對食用的禽畜內臟，寧波稱「肚裡貨」(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 1997: 45、46)、崇明稱「肚裡 lɔ2 zɔ2」(張惠英 1993: 20、89)、溫州稱「肚底內」(游汝杰、楊乾明 1998: 302、304)，都讀「徒古切」。贛語于都話「魚肚」讀「徒古切」(謝留文 1998: 21、221)。贛語南昌話(熊正輝 1995: 25、26)、湘語長沙話(鮑厚星等 1993: 126、128)、婁底話(顏清徽、劉麗華 1994: 143、145)、雙峰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腹肚」都讀「當古切」。

第二類型比較集中的出現在粵語區，不過偏南的四邑片以及偏北的花縣、從化、清遠、佛岡，與第一類型同讀「當古切」。增城、南海、順德的「腹肚」、「魚肚」原本都讀「徒古切」，讀陽上 th-聲母；後來「魚肚」大約受附近「當古切」類型的影響，聲調改讀陰上，使「腹肚」與「魚肚」音讀有了區別(詳見下文)。

第一類型比較集中的出現在客語區，不過長汀、大余與第二類型同讀「徒古切」。秀篆、寧化、寧都「腹肚」讀「徒古切」，「魚肚」讀「當古切」(李如龍、張雙慶 1992: 28、29)。這些讀「徒古切」的方言，如大余、寧都，位在江西省，長汀、寧化則臨近江西邊界。根據方言調查報告，贛語區大多數方言「腹肚」讀「徒古切」，「魚肚」讀「當古切」(李如龍、張雙慶 1992: 28、29)。大余、寧都等地與贛語區接近，「肚」讀「徒古切」或許與地緣有關。

第三、第四類型都以音別義，區別「腹肚」和「魚肚」，但取音正好相反。第一、第二類型都不以音區別詞義，第二類型讀「徒古切」，第一類型讀「當古切」，取音也正好相反。

現代方言這種多樣而又不對應的音義表現，使同源詞之間無法呈

現本來應有的規則對應，¹⁰ 影響歷史比較研究工作。為了從不規則對應中，看出同源詞原本的規則對應關係，我們有必要從根本處了解其原因。

（二）漢語「肚」的音義來源

「肚」字不見於先秦典籍，也不見於《方言》、《釋名》或《說文》。《說文》只收「胃」，曰「穀府也」。¹¹《廣雅》則收有「肚」字，曰「胃謂之肚」。¹²《廣雅》這個說法出現在〈釋親〉篇。〈釋親〉篇收錄親屬稱謂及人體各部位名稱，可知此處「肚」指稱人胃而非動物的胃。後來「肚」也擴大範圍稱人的肚子，又引申指動物的胃。

曹憲為《廣雅》注音，但沒有為「肚」字注音。《經典釋文》也沒有「肚」的音義紀錄。¹³「肚」字《玉篇》釋為「腹肚」，有「徒古」、「都古」清濁兩讀。¹⁴《廣韻》有「當古切」、「徒古切」兩讀，釋義亦均為「腹肚」。¹⁵《集韻》也收同樣的清濁兩音，釋義皆為「胃也」。¹⁶

如上所示，同一本韻書中，「肚」都有清濁兩讀，釋義也都一致。

¹⁰ 例如梅縣話與廣州話實際上不存在「梅縣上聲」對應「廣州陽上」的規則，但同源詞「腹肚」在梅縣話讀上聲，廣州話讀陽上，並不符合一般的對應規則。

¹¹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影印經韻樓臧版），卷4，頁17。

¹²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據家刻本校刊），經部，冊1，卷6下，頁8。

¹³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國學名著珍本彙刊》（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

¹⁴ 〔梁〕顧野王撰，〔宋〕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張氏澤存堂本），上篇，頁36。

¹⁵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卷3，頁265。

¹⁶ 〔宋〕丁度，《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卷5，頁98。

這是否表示同樣的詞義而方言或讀清聲母，或讀濁聲母，韻書兼收方音，因而兩音並陳？或者其中一讀指稱人胃，另一讀指稱動物的胃？

就韻書、字書的系統來看，似乎直到明代的《字彙》，「肚」才有以音區別詞義的紀錄。《字彙》曰「肚，徒古切，音杜，腹肚。又去聲，獨故切，義同。又董五切，音覩，腸肚。」¹⁷《字彙》雖有三條反切紀錄，但釋義只有兩種：「徒古切」與「獨故切」釋義相同，都是「腹肚」；「董五切」則是「腸肚」。「腹肚」的兩種反切可能只是方音異讀的紀錄，¹⁸ 實際都對應《廣韻》的「徒古切」；「腸肚」的「董五切」則對應《廣韻》的「當古切」。

《字彙》的「腹肚」與「腸肚」所指是否不同？我們認為應該是，否則為什麼另給不同的釋義。漢魏以後文獻常見以「肚」指稱動物的胃，例如晉葛洪《西京雜記》曰「鹿肚、牛肝各一」，¹⁹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有「金絲肚羹」，²⁰ 元曲關漢卿《竇娥冤》有「我思量些羊肚兒湯吃」等。²¹《字彙》中，「腹肚」與「腸肚」反映

¹⁷ [明]梅膺祚，《字彙》，《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233，未集，頁182。

¹⁸ 《字彙》曰「肚，徒古切，音杜，腹肚。又去聲，獨故切，義同。」「徒古切」與「獨故切」詞義相同，反切上字都是全濁聲母，反切下字則呈現為上、去的差異。《字彙》的全濁上聲字幾乎都如此標注，例如「部，裴古切，蒲上聲。又去聲，薄故切，義同。」「待，蕩海切，臺上聲。又去聲，度耐切，義同。」「抱，部巧切，庖上聲。又去聲，蒲報切，義同。」「戶，侯古切，胡上聲。又去聲，胡故切，義同。」由於《字彙》的「徒古切」與「獨故切」詞義相同，再根據中古之後廣泛發生的「全濁上聲併為去聲」變化來看，可以合理推測此處去聲的「獨故切」正是由古代「徒古切」演變而來。當古代的「徒古切」已經變讀為「獨故切」，而又仍然在《字彙》中同列全濁上聲一讀，不排除是因為有些方言演變速度較慢，因此兩讀並存為又音。換言之，《字彙》的「徒古切」與「獨故切」都對應《廣韻》的「徒古切」，而「獨故切」是演變後的讀音。

¹⁹ [西漢]劉歆等撰，[晉]葛洪集，向新陽、劉克任校注，《西京雜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2，頁108。新、舊《唐書》題晉葛洪撰，葛洪又稱作者為劉歆。

²⁰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2，頁74。

²¹ [元]王實甫、[元]關漢卿著，王春曉、張燕瑾評注，《西廂記·竇娥冤》，《中國經典藏

不同的詞義應該是可能的。

明末的《正字通》與《字彙》頗有淵源，但《正字通》「肚」字兩讀看不出詞義之別。²²《康熙字典》編寫多參考《字彙》與《正字通》，從《康熙字典》也看不出「肚」的兩讀有詞義區別。²³這兩種字書雖然未能反映《字彙》的「腹肚」與「腸肚」之別，但從漢魏以來文獻可知語言中的確將動物的胃稱為「肚」。

官話區有不少地方，如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成都、合肥、揚州等，「動物的胃」讀「當古切」，「人的肚子」讀「徒古切」（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110）。《字彙》作者梅膺祚為安徽宣城（今安徽省宣城縣）人，今方言分區將宣城歸屬江淮官話，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字彙》讀「徒古切」及「獨故切」的「腹肚」指「人的肚子」，讀「董五切」的「腸肚」指「動物的胃」。

整合韻書、字書、漢魏以來文獻及現代方言的音義表現，對於「肚」字，本文有如下幾點認識：

1. 「肚」原本指稱人胃，方言間有清濁不同的讀法，因此《玉篇》以來的韻書都有「徒古切」與「當古切」兩讀。
2. 「肚」從本義引申，也指稱動物的胃。漢魏以來便有此用法。
3. 韻書兩讀釋義相同，看不出詞義之別，原因可能是：方言之間，「徒古切」既有用稱「腹肚」者，也有用稱「魚肚」者，「當古切」既有用稱「魚肚」者，也有用稱「腹肚」者；編入韻書，兩讀便看不出詞義之別。另一種可能的原因是：如廣州話和梅縣話這類方言，「肚」只有一種音讀，兼用稱「腹肚」與「魚肚」，如此容易將兩者視為同

書》（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264。

²² 〔明〕張自烈，《正字通》，收入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冊4，頁300。

²³ 〔清〕張玉書等編纂，《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頁940。

一詞素，不覺其有分別。韻書作者的觀念或母語若屬這一類型，反映到釋義上，自然就呈現不出詞義之別。

如《廣雅》所述，「胃」、「肚」所指相同而名稱不同，它們取義的來源各是如何？《釋名》曰「胃，圍也。圍受食物也。」²⁴ 這是說，古人從平聲「圍」聯想，引申把能夠圍受食物的人體器官稱為去聲「胃」。詞根「圍」與孳生詞「胃」都屬古微部，聲母均讀喻三，古音相近，只有聲調不同。這是因為孳生之時，將聲調改讀去聲，以便與「圍」區別。從「胃」、「圍」音義相近來看，兩者可具有孳生的關係。

甲骨文以會意結構「𩚑」表現孳生詞「胃」的本義（方述鑫等 1993: 320），下半部從「肉」表示為人體器官；上半部囊內實以黑點，表示將食物圍在胃中。此即《說文》所謂「穀府」。《釋名》這個看法給了王念孫啟發，王氏也對「肚」的取義，提出類似的意見。

《廣雅疏證》於「肚」字下，引《釋名》「胃，圍也。圍受食物也」之說後，曰「肚之言都也，食所都聚也」。²⁵「肚」、「都」皆屬古魚部，聲母均為舌頭音，語音相近。「都」是「聚集」之義。王念孫此說乃基於胃既可因圍受食物而名為「胃」，然則胃也是都聚食物之處，由「都」聯想，也可引申而將這個器官稱為「肚」。²⁶「肚」與「胃」之命名，二事相當而又有異，乃因觀察角度不同而給了不同的名稱。換言之，有的方言以圍受食物來認識胃的功能，遂名為「胃」；有的方言以都聚食物來認識胃的功能，遂名為「肚」。這是極自然而可能的。²⁷

²⁴ 〔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冊115，卷2，頁60。

²⁵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冊1，卷6下，頁8。

²⁶ 「肚」字為形聲結構。義符「肉」表示為人體器官，「土」是聲符。

²⁷ 同一事物而給不同的名稱，是因為方言之間採取不同的觀察角度。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閩南稱開水為「滾水」是因為水煮開時沸騰滾動；有些方言稱「開水」，則是因為水沸騰時將壺蓋舉起打開。再如北京話稱縫紉時套在手指上的金屬箍為「頂針」，蘇州話則稱「針

再整合這一部分資料，我們對「肚」字有了更多認識：

1. 「肚」由魚部平聲端母「都」孳生，孳生之初用指人的胃。對於這個孳生詞，古人以音別義，由平聲改讀上聲，方言間聲母或仍讀端母，或改讀定母，因此後來韻書紀錄「肚」有「當古切」、「徒古切」兩讀；梅縣型及福州型繼承端母一讀，北京型及廣州型繼承定母一讀。

2. 「肚」後來引申指動物的胃。對於這個引申的用法，梅縣型和廣州型不以音別義，維持「人胃」的音讀。北京型和福州型則以音別義：北京型由定母改讀端母，福州型由端母改讀定母。

從漢語孳生的本質及其表現來看，以上對「肚」的音讀推測應該是合理的，說明如下。

孳生是以某個詞為詞根，經由詞義的向外聯想引申而孳生新詞。孳生詞有些與詞根同音，有些則語音發生改變。例如古人根據草木初生莖鬚卷曲纖細之狀，創制初文「𠄎（ㄣ）」，後來形變為「句」，並以「句」為詞根，根據「彎曲」的語義特徵向外聯想，引申觸及駝背的老人而孳生出「耇」，引申觸及彎曲的金屬而孳生出「鉤」；又根據「纖細」的語義特徵向外聯想，孳生出「蚰」以指稱蚰蜒。在這些孳生詞中，「鉤」與「句」同音，²⁸ 不以音別義；「耇」則改讀上聲，「蚰」則改讀濁母三等，皆以音別義。

由於孳生乃由母體孕育而出，與母體的音義極為相近，因此以音別義者，語音改讀的範圍都限制為「音近」。所謂「音近」，就上古漢語來說，大體可以諧聲關係為依據，具體包括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或相近，韻部相同或具旁轉、對轉的關係，聲調則四聲之間可以轉換。

「孳生」本是詞義引申帶來新詞分立的結果，後代方言的詞義引申與上古的孳生新詞，其本質相同，都是創造語詞新用法的構詞行為。

箍」（葉祥苓 1993: 212）。名稱不同，是因為北京話就其縫紉時「抵住針鼻將針頂過去」而命名，蘇州話就其為套在手指上的金屬箍而命名。

²⁸ 《廣韻》：「句，說文曲也。」與「鉤」同音「古侯切」。

這些引申義如果以音別義，則它們與本義之間也應該具有當時的「音近」關係。

根據王念孫之說，「肚」是由「都」的「都聚」義聯想，引申觸及人體器官而孳生。「肚」不外「當古切」和「徒古切」兩讀，這兩讀的聲母發音部位都與「都」相同，韻也維持與「都」相同的魚部一等，²⁹ 只有聲調改讀上聲，以及「徒古切」改讀同部位的濁聲母。據此來看，方言間或讀「當古切」，或讀「徒古切」，都符合「音近」的原則，是合理的以音別義辦法。

在「肚」引用稱「魚肚」的詞義變化中，梅縣型和廣州型並不以音別義，北京型從定母改讀端母，福州型從端母改讀定母，這種改讀是否也合理？

我們觀察到，語詞派生而以音別義時，會受環境影響而「就近」讀為某音。³⁰ 詞義引申也會在以音別義時，「就近」選擇「音近」的語音來區別。

²⁹ 從先秦到兩漢，端母一等 *t- 沒有音類的分合變化，魚部一等也仍然讀一等（李方桂 1971，Ting Pang-hsin 1975）。

³⁰ 這裡所說的「環境」，包括歷史音變或接觸帶來的語音變異。關於後者，下文即將討論。關於前者，例如梅縣話「上（時掌切）」後接處所賓語及主事者讀陰平 soŋ1（如「上山」、「上氣（水蒸氣往上冒）」），這是來自古全濁上聲的讀法；接使動賓語讀上聲 soŋ3（如「上鞋（使／把鞋面和鞋底縫在一起）」），則是來自清聲母上聲的讀法。梅縣話表現為這樣的派生結果，是因為早在「全濁清化」之前，便發生了清濁別義的形態變化：接處所賓語及主事者維持為全濁聲母，接使動賓語者改讀為清聲母。因此前者反映到今天讀為陰平調，後者反映到今天讀為上聲調。又如廈門話「上（時掌切）」後接處所賓語者讀 tsiũ6（如「上山」），後接使動賓語及主事者讀 tshiũ6（如「上水（使／把水汲上）」、「上白蟻（長白蟻）」）。廈門話表現為這樣的派生結果，是因為廈門話具有歷史音變所產生的「清化讀送氣清音」與「清化讀不送氣清音」兩種層次，而廈門話利用這種層次異讀，區別「上」的不同功能，讓後接處所賓語者讀不送氣清音，讓後接使動賓語及主事者讀送氣清音。關於派生的形態變化，請參看楊秀芳(2017)。

根據調查報告，粵語許多方言點的「魚肚」和「腹肚」語音相同，並不以音區別詞義。例如廣州、佛山、番禺、三水等地都讀「徒古切」，江門、新會、開平、鶴山等地都讀「當古切」。花縣（花山）「腹肚」讀陰上 **th-** 聲母，「魚肚」讀陰上 **t-** 聲母，兩種詞義的聲母有送氣和不送氣之別（詹伯慧、張日昇 1987: 28、29）。這樣的以音別義如何造成？

從花縣（花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古全清上聲字今讀陰上調。「魚肚」、「腹肚」既然都讀陰上調，可以推測花縣原繼承「當古切」稱「腹肚」，引申的「魚肚」義原本未以音別義，因此兩種詞義都讀陰上 **t-** 聲母。後來大約受到南邊廣州等地的 **th-** 聲母影響，使「腹肚」聲母改讀 **th-**，因此「腹肚」、「魚肚」聲調相同而聲母有了差異。

如此推測的原因在於，花縣東邊的從化以及北面鄰接的佛岡、清遠都讀「當古切」，而花縣南面與讀「徒古切」的廣州鄰接，往來密切。花縣（花山）處在「當古切」類型的南端，與「徒古切」類型的語言接觸頻繁，受這類異讀影響而改變音節的部分音讀，是常見的一種語言現象。

花縣在受廣州等地 **th-** 聲母影響時，只有「腹肚」聲母改讀 **th-**，「魚肚」仍舊讀 **t-**，造成兩種詞義語音有別的結果。這裡饒有興味的一个問題是，為什麼只有「腹肚」的音讀發生改變？

花縣本來「魚肚」、「腹肚」語音無別，這表示兩者包裹為一，是同一個詞素。按道理說，花縣受廣州話影響而改變的，應該是包裹為一的「魚肚」、「腹肚」讀音一起變，尤其廣州話本身這兩種詞義也不區別音讀。但事實是，花縣只有「腹肚」聲母改為 **th-**。

我們懷疑這是因為廣州話異讀對花縣的影響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花縣的「腹肚」先受到影響而「魚肚」則未，因此使兩種詞義的語音變得不同。

下文將可看到，斗門（上橫水上話）、增城、南海（沙頭）、順德

（大良）、台山（台城）也和花縣（花山）一樣，由於位處不同類型接觸的地區，就近熟悉的異讀使得「魚肚」、「腹肚」之一的語音發生改變：斗門（上橫水上話）「腹肚」聲母改為 t-，增城、南海（沙頭）、順德（大良）「魚肚」聲調改為陰上，台山（台城）聲調改為去聲。而東莞（莞城）所受異讀影響較為徹底，「魚肚」和「腹肚」都改讀聲母為 t-。

由此來看，因接觸而變得熟悉的異讀形式，可能進入本地語系統，造成方式不一、先後不一、程度不一的語音改讀。

在「肚」引申出「魚肚」義的變化中，梅縣型和廣州型沒有發生語音改讀，這與孳生新詞常見的不以音別義（如「鉤」）屬同一類現象。至於北京型方言在這引申的變化中，從定母改讀端母，福州型方言從端母改讀定母，這是「就近」利用「音近」的異讀來以音別義。

已知方言之間「肚」不外「徒古切」與「當古切」兩讀，對移民遷徙頻繁的漢語方言來說，移民遷徙提供了「就近」而且「音近」的改讀選項，因此從「徒古切」改讀為「當古切」，或從「當古切」改讀為「徒古切」，「就近」利用「音近」的異讀來區別引申的「魚肚」義，應該是很有可能的。

（三）粵方言「肚」的音義表現

本節根據方言調查報告，以粵語為對象，具體觀察「肚」的音義表現。《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 2012: 127）粵語下分廣府、四邑、高陽、勾漏、吳化、邕潯、欽廉七片，廣府片是粵語最具影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片方言，主要分布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四邑片與之緊鄰，在「肚」的音義表現上，兩片各有特色，又互有影響，本文選取作為主要研究的對象，也旁及粵西、粵北的方言。

本文語料主要取自《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詹伯慧、張日昇 1987)，另外也搭配利用《香港新界方言》(張雙慶、莊初昇 2003)、《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詹伯慧、張日昇 1998)和《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詹伯慧、張日昇 1994)，用以觀察四鄰方言的表現。這些語料已經輸入「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見於「現代」「粵語」下的「廣府片」、「四邑片」、「勾漏片」、「莞寶片」、「香山片」，本文利用來進行檢索，以協助分析各方言點的音變規則。

為便於掌握各方言點的位置，以下轉引《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 1987) B13「廣東省的漢語方言」一圖，供作檢視。³¹

³¹ 不轉引 2012 年《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地圖的原因，是第 2 版所標示的地名較少，於檢視頗有不便；而 1987、2012 兩版在方言片劃分上並無大異，不影響本文的說明。又，「邕潯片」、「欽廉片」分布在廣西省，因此未包括在本文所引圖一「廣東省的漢語方言」中。



圖一：廣東省的漢語方言（部分）

根據《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25 個粵方言點「肚」的音義表現可分析為以下五種類型。(1)-(4)是不以音別義的類型，(5)類則「腹

肚」、「魚肚」音讀有別。

(1)(a)陽上 th-：廣州（市區）、番禺（市橋）、佛山（市區）、三水（西南）、香港（市區）、〔東莞（企石鎮）〕³²

(b)上聲 th-：中山（石岐）、珠海（前山）、澳門（市區）、寶安（沙井）

(c)陽上 t-：東莞（莞城）

(2)(a)陰上 t-：斗門（斗門鎮）、江門（白沙）、新會（會城）、開平（赤坎）0-、鶴山（雅瑤）0-

(b)上聲 t-：恩平（牛江）、從化（城內）

(3)去聲 th-：高明（明城）

(4)陰平 th-：香港（新界錦田）

(5)(a)陽上 th-（魚肚）／陽上 t-（腹肚）：斗門（上橫水上話）

(b)陰上 t-（魚肚）／陰上 th-（腹肚）：花縣（花山）

(c)陰上 th-（魚肚）／陽上 th-（腹肚）：增城（縣城）、南海（沙頭）、順德（大良）

(d)去聲 0-（魚肚）／陰上 0-（腹肚）：台山（台城）

(1)(a)類方言讀陽上 th-，廣州、番禺、東莞（企石鎮）、佛山、三水在地理上連成一片，香港（市區）因為移民的關係，受廣州話很深的影響，語言接近。這片方言繼承「徒古切」表示「腹肚」，對引申的「魚肚」義不作語音區別。聲母依廣府片白讀層全濁清化的音變規則，讀送氣 th-，調讀陽上。³³

(1)(b)類不分陰陽上，合併為一上聲調，聲母讀 th-。中山、珠海、澳門連成一片，北接(1)(a)類方言，與珠江口對岸的寶安隔水相望，同屬一類。據其古今音變規則，古全濁上聲字白讀層今讀上聲，聲母都

³² 承廣州中山大學劉燕婷君賜告，東莞企石鎮方言讀同廣州類型，今增補於此。

³³ 粵語廣府、四邑、高陽、邕潯、欽廉五片的白讀層全濁聲母清化後，平、上聲調讀送氣清音，去、入聲調讀不送氣清音。

送氣；³⁴ 古清聲母上聲者，今讀上聲不送氣。因此(1)(b)這片方言「肚」繼承「徒古切」而非「當古切」。

(1)(c)類的東莞（莞城）讀陽上 t-。依古今音變規則，東莞讀陽上顯示它是「徒古切」的規則讀法，但聲母 t- 不符合音變規則。因此合理的推測是，東莞（莞城）「肚」來自「徒古切」，原本反映讀為陽上 th-，後來聲母改讀 t-。聲母改讀 t-，從地緣關係看，可能受鄰近的客語區惠州及東莞清溪「肚」讀「當古切」t- 的影響。³⁵ 東莞企石鎮讀 th- 則可說是保留了原來「徒古切」的規則讀法。

(2)(a)類方言中，開平、鶴山讀零聲母比較特別，而這是四邑片特色之一：古端母經過歷史音變，於今讀為零聲母。從開平、鶴山「肚」讀零聲母來看，顯示這是來自「當古切」一讀。

斗門（斗門鎮）、新會、江門、鶴山、開平地理上連成一片，調讀陰上，聲母為 t-（開平、鶴山再變為 0-）。根據古今音變規則來看，這些方言的「肚」可確定乃繼承「當古切」而來，「腹肚」、「魚肚」語音無別。

(2)(b)兩個方言點並不相連，但都讀上聲 t- 聲母。根據聲調的古今音變規則來看，這兩處方言的古清聲母上聲字今都讀上聲，恩平古全濁上聲字今讀去聲，從化古全濁上聲字今讀陰去或陽去。再從聲母的古今音變規則來看，這兩處方言古全濁上聲字今日應讀送氣清音。根據這些音變規則，可確知恩平、從化「肚」讀上聲 t- 是繼承「當古切」而非「徒古切」。

恩平與從化，南北相隔遙遠。恩平與(2)(a)類開平、新會、江門等連成一片，屬於四邑片，「肚」都來自「當古切」。粵北的佛岡、清遠「肚」來自「當古切」（詹伯慧、張日昇 1994: 108、109），《中國語言

³⁴ 古全濁上今讀去聲者，聲母不送氣，是來自文讀層表現。

³⁵ 惠州（市區）及東莞（清溪）「腹肚」、「魚肚」都讀陰上 t-（詹伯慧、張日昇 1987: 28、29），應同來自「當古切」。

地圖集》(1987)顯示佛岡、清遠與從化之間隔著「粵客相混區」,³⁶ 然而客語「肚」幾乎都讀「當古切」,因此這一片方言可說類型一致,都繼承「當古切」。恩平、從化雖然兩地相隔遙遠,但今讀特點相同,因此本文同列(2)(b)類。

(3)類只有高明一個方言點,看似孤立,其實與鄰近的(1)(a)類有相同的繼承,都來自「徒古切」。高明全濁上聲字讀送氣去聲是規則讀法,而全清上聲字不讀送氣去聲,³⁷ 據此可知高明「肚」繼承「徒古切」。

(4)類只有香港(新界錦田)一個方言點。香港新界粵語與香港市區粵語差異不大,但香港新界粵語的聲調表現較為特別,古清聲母平、去聲字及濁母上聲字今讀為陰平調(張雙慶、莊初昇 2003)。據此可知(4)類與(1)類、(3)類「肚」同樣繼承「徒古切」,其定母清化後讀 th- 也是規則讀法。

(5)類的「腹肚」、「魚肚」語音不同,其原因為何,要看個別具體的音讀表現。

(5)(a)斗門上橫水上話兩種詞義都讀陽上,只聲母有 th- (魚肚)、t- (腹肚)之異。由於聲調都讀陽上,我們可先檢視是否來自「徒古切」。根據古今音變規則來看,斗門上橫水上話古全濁上聲今應讀送氣陽上,讀不送氣陽上是例外,³⁸ 而古全清上聲字讀陽上也只有少數例子。³⁹ 據此可以先合理推測:斗門上橫水上話繼承「徒古切」表示「腹肚」,引申的「魚肚」義未以音別義,因此「腹肚」、「魚肚」同讀陽上 th-。然而何以「腹肚」聲母今讀為 t-?

³⁶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漢語方言卷》(2012)將清遠、佛岡、從化都劃在客語區。

³⁷ 唯「凜」、「礦」、「鑛」讀送氣去聲。「礦」、「鑛」《廣韻》記為見母上聲,今方言多讀送氣去聲,高明亦同。

³⁸ 只有「婢」讀 p-。

³⁹ 共有「慫」、「嫂」、「髓」、「盥」、「隱」等約十個例外字。

鄰近的斗門鎮，「肚」讀陰上 **t-**，來自「當古切」，與附近的四邑片屬同一類型。斗門上橫水上話「腹肚」原來的聲母 **th-** 可能正是受斗門鎮聲母影響而變讀為 **t-**。這類語音變讀從「腹肚」義開始，尚未擴散及於「魚肚」，因此兩種詞義語音有別（參看上文三（二））。

斗門鎮「肚」來自「當古切」固然與附近的四邑片屬同一類型，斗門上橫水上話讀「徒古切」也不是孤立的現象。根據學者研究，珠江三角洲水路密布，水上族群的語言「水上話」（疍家話）廣泛分布在廣州、南海、順德、三水、高明、江門、開平、恩平、新會、台山、斗門、東莞、香港等許多漁村，語言自有其傳承與特色（馮國強 2015）。香港新界大埔三門仔的水上話「肚」來自「徒古切」（張雙慶、莊初昇 2003）；斗門上橫水上話，如本文分析，也來自「徒古切」；四邑片的台山（台城）雖然繼承「當古切」，但音讀受到「徒古切」影響，這與境內漁村散布不無關係（詳見下文）。我們懷疑，珠江三角洲一帶廣大漁村的水上話可能「肚」都來自「徒古切」，水上族群雖屬弱勢，但經過歷史上長久的接觸，也有可能發生影響力。

關於(5)(b)花縣（花山）「魚肚」和「腹肚」的音義表現，上文三（二）已詳細討論，茲不贅述。

(5)(c)增城（縣城）、南海（沙頭）、順德（大良）以陰上 **th-**（魚肚）、陽上 **th-**（腹肚）區別兩種詞義。從聲母都讀 **th-** 來看，最有可能的是「肚」來自「徒古切」。根據這些方言點的古今音變規則，古全濁上聲字今讀送氣陽上調，據此可知這些方言繼承「徒古切」表示「腹肚」，讀陽上 **th-**。引申的「魚肚」義原本未以音別義，同讀陽上 **th-**，後來大約受到附近讀「當古切」的方言影響，「魚肚」聲調改讀陰上，而這項改讀並未擴散到「腹肚」義，遂使這兩種詞義的音讀有了區別（參看上文三（二））。

增城北鄰繼承「當古切」的從化，東邊又是客語區，「魚肚」受地緣關係影響而改讀陰上是可能的。南海、順德西南鄰近讀「當古切」

的鶴山、江門，這樣的地緣關係，也提供了改讀陰上調的環境。

(5)(d)台山（台城）以去聲 0-（魚肚）、陰上 0-（腹肚）區別兩種詞義。從台山的古今音變規則看，零聲母來自古端母，而古全清上聲字今讀陰上調是規則讀法，古全濁上聲字則今讀陽上調或去聲調。因此從歷史音變規則看，最具有解釋力的看法是台山繼承「當古切」，這一方面可說明「腹肚」為何讀陰上 0-，一方面可說明「魚肚」為何讀 0- 聲母，唯一需要解釋的是「魚肚」為何讀去聲。

台山除了與開平、新會等四邑方言共同繼承「當古切」外，由於台山南臨南海，海岸線長達 649.2 公里，境內有大小島嶼 265 個，⁴⁰星羅棋布的漁村通行「水上話」（馮國強 2015），而根據已發表的資料來看，水上話「肚」繼承「徒古切」（張雙慶、莊初昇 2003，詹伯慧、張日昇 1987），它對台山方言「當古切」音讀造成影響是極有可能的。

據此我們推測台山「肚」可能的音義發展是：「魚肚」原本讀同「腹肚」的「當古切」陰上調，後來受水上話影響，聲調改從「徒古切」，今反映讀為去聲，聲母則仍保留原讀，因此今讀 0- 聲母去聲調。由於這項改讀未擴散至「腹肚」，因此兩種詞義的音讀不同（參看上文三（二））。

總結以上五類音義表現，《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25 個方言點中，有 19 個不以音區別「腹肚」和「魚肚」，其中 12 個點繼承「徒古切」，7 個點繼承「當古切」。以音區別這兩種詞義的有 6 個點，都在「肚」後來的音義發展變化中，經過至少兩次語音變讀的過程：第一次是「腹肚」引申出「魚肚」的變化，不以音別義。第二次受語言環境影響而改變音讀，例如東莞（莞城）的「腹肚」及「魚肚」改讀為陽上 t-；又如(5)類的六個方言，因為只改變「腹肚」或「魚肚」的

⁴⁰ 轉引自「百度百科」網站之「台山」條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B1%B1>（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27 日）。

一讀，結果使兩種詞義有了語音的區別。

從歷史比較的觀點看，「不以音別義」也是一次變讀的過程，對音義形態做了一次決定，使它與其他以音別義的方言有了區別。這個過程提供花縣在兩種詞義都讀陰上 t- 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腹肚」聲母改讀為 th-，從而與「魚肚」有了分別。換言之，花縣「肚」必須經過第一次的不以音別義，才能夠發展到第二次的聲母改讀。花縣「肚」的今讀是無法以一次性的語音變讀來解釋的。

引申出「魚肚」的第一次音義發展，粵語不以音別義，這是原始粵語的類型表現。第二次改讀是後來粵語內部因方言接觸所帶來的混讀，發生在「徒古切」與「當古切」頻繁接觸的地區。

如上所述，漢語在詞義引申孳生的過程中，或者不發生語音的改讀，或者發生語音的改讀。這樣的語音改讀，性質和語音變化不同，⁴¹無法用歷史音變規律解釋，但可利用語義引申孳生的原理，得到合宜的認識。這些因引申孳生而產生的語音異讀，和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音異讀相似，都不是歷史音變的產物，它們在語言中沉積成層，成為漢語方言音韻表現的一部分來源。本文借用音韻層次的概念，也把引申孳生產生的音義痕跡稱為「層次」。

例如從「都」孳生出指稱人胃的「肚」，語音改讀為端母上聲或定母上聲，這是一個層次。「腹肚」引申出「魚肚」，方言或不以音別義，或以音別義，在語言中留下了第二層痕跡。後來因方言接觸帶來異讀，使某些方言進一步改讀語音，在語言中留下了第三層痕跡。

北京型和福州型的方言混讀也是第三層留下的痕跡(參見上文三

⁴¹ 例如從平聲「卑」(府移切)可以孳生出平聲「顰」(部迷切)、去聲「稗」(傍卦切)、上聲「婢」(便俾切)等新詞，這種因引申孳生而發生的「語音改讀」不是「語音變化」，不是歷史音變的現象，否則無法解釋為何平聲「卑」又能變為去聲「稗」，又能變為上聲「婢」。方言詞義引申帶來的改讀亦然。例如從「腹肚」義引申出「魚肚」義，北京型方言從定母改讀為端母，福州型方言從端母改讀為定母，這也不是「語音變化」，無法用歷史音變規律解釋。

(一))。混讀的形式是方言自身兩種詞義音讀的沾染，同樣沉積成層，無法以音變規則解釋。

根據《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只有雲浮區別「魚肚」與「腹肚」的音讀，其餘九個方言點都不以音別義。肇慶、四會、廣寧、德慶、封開、新興、羅定、郁南都繼承「徒古切」；⁴² 懷集讀陰上 t-，來自「當古切」。

雲浮「魚肚」讀陰上 t-，「腹肚」讀陽上 th-。從「肚」的本義看，「腹肚」讀陽上 th- 是來自「徒古切」的音讀，與四鄰肇慶、新興、羅定、德慶有相同的古語繼承。引申的「魚肚」讀陰上 t-，不論聲母或聲調都顯示為「當古切」的規則讀法。

根據學者調查，粵西閩語是閩、粵、客語在此經過深度接觸之後的語言，與粵東、福建等地閩南語頗有不同（張屏生 2014）。就「肚」的表現來說，郁南連灘閩南話「魚肚」、「腹肚」都讀「徒古切」，雷城、電白、徐聞閩南話「魚肚」、「腹肚」都讀「當古切」，與上述九個粵西粵方言點同樣不以音別義。由於粵西地區閩、粵、客語接觸頻繁，我們懷疑雲浮的「肚」受到「當古切」讀法的影響，因此「魚肚」改讀陰上 t-。

根據《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清遠、佛岡、陽山、連縣、曲江、仁化六個方言點「魚肚」和「腹肚」語音無別：(1) 清遠、佛岡地區相鄰，讀陰上 t- 聲母，是「當古切」的規則讀法，地理上與南邊讀「當古切」的從化、花縣相連。(2) 陽山、連縣、曲江位置偏北，是遙相對望的三個相鄰地區，都讀陽上。陽山、連縣聲母 t-，曲江聲母 th-，都是該方言全濁清化的規則讀法。據此可判斷這三個方言點

⁴² 據《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肇慶、德慶、封開、羅定、郁南讀陽上，四會讀去聲，廣寧讀陽去，新興讀陽平，都是各方言全濁上聲字的規則讀法。其中肇慶、新興、羅定讀送氣音，四會、廣寧、德慶、封開、郁南讀不送氣音，也都是各方言的規則讀法。又承學者賜告，今肇慶也有部分人以音區別「魚肚」與「腹肚」。

繼承「徒古切」一讀。(3) 仁化在曲江、韶關北面，「魚肚」、「腹肚」同讀陰上 **th-**。《中國語言地圖集》將仁化劃歸客語區，「肚」當來自「當古切」，因此讀陰上。聲母本來應讀 **t-**，大約受到南邊韶關、曲江讀 **th-** 的影響而改讀送氣音 **th-**，並且兩種詞義步調一致，全都改讀。

粵北的英德、韶關、樂昌、連山，兩種詞義語音有別。其別如下：

英德：上聲 **t-**（魚肚）／上聲 **th-**（腹肚）

韶關：陰上 **t-**（魚肚）／陽上 **th-**（腹肚）

樂昌：陰上 **t-**（魚肚）／陽上 **t-**（腹肚）

連山：陽上 **d-**（魚肚）／陽去 **t-**（腹肚）

英德屬廣府片，又與客語區相鄰。根據這樣的方言歸屬與地緣關係，以及英德的古今音變規則——全濁上聲和清聲母上聲今讀都是上聲調，我們推測英德「腹肚」繼承「徒古切」，讀上聲 **th-**；後來受客語類型的影響，「魚肚」改從「當古切」而讀上聲 **t-**。兩種詞義今讀的區別是來自「徒古切」與「當古切」的差異。

韶關也劃歸廣府片，又與客語區相鄰。根據韶關的古今音變規則，全濁上聲字白讀層讀送氣清音陽上調，文讀層讀不送氣清音陽去調；全清聲母上聲字則讀不送氣清音陰上調。根據這些，我們可以推測韶關「腹肚」繼承「徒古切」，因此讀陽上 **th-**；後來受客語類型的影響，「魚肚」改從「當古切」而讀陰上 **t-**。與英德一樣，兩種詞義今讀的區別是來自「徒古切」與「當古切」的差異。

樂昌在《中國語言地圖集》劃歸粵語廣府片，四周被韶州土話和客語區包圍。根據樂昌的古今音變規則，「徒古切」讀陽上 **th-**，「當古切」讀陰上 **t-**。據此我們推測樂昌「腹肚」繼承「徒古切」，因此讀陽上 **th-**；後來受客語影響，「魚肚」改從「當古切」因而讀陰上 **t-**。在客語強大的影響之下，「腹肚」聲母並且由 **th-** 改讀為 **t-**。

《中國語言地圖集》將連山劃歸粵語勾漏片。根據連山的古今音

變規則，全濁母清化後都讀不送氣清音，幫、端母字讀 **b**、**d**；⁴³ 清聲母上聲字今讀陰上，全濁母上聲字今讀陽上或陽去。據此來看連山「肚」的聲母以及聲調，可以推測「腹肚」來自「徒古切」，因此讀陽去 **t-**；「魚肚」來自「當古切」，因此聲母讀 **d-**；但「魚肚」聲調今讀陽上，看來是受到「徒古切」的影響。

本文從珠江三角洲出發，擴大也看粵西、粵北的材料，分析得知繼承「徒古切」的包括珠江三角洲 16 個點（其中 4 個又受「當古切」影響）、粵西 9 個（其中 1 個又受「當古切」影響）、粵北 7 個（其中 4 個又受「當古切」影響）。這個分布，從東南角的香港市區向西北綿延到粵西的廣寧、封開、郁南等地，扣除掉受「當古切」影響的 9（4+1+4）個方言點，共有 23 個方言點「腹肚」和「魚肚」都讀「徒古切」。讀「當古切」的，南有比較集中的四邑片 6 個方言點，北有成片的從化、佛岡、清遠、懷集等地，分布在讀「徒古切」地區的南北兩側。

除去「腹肚」、「魚肚」同讀的方言點之外，粵北的英德、韶關、樂昌、連山與客語區緊密相鄰，珠江三角洲一帶幾個與客語區或四邑片鄰接的方言點，都因方言接觸的緣故，受異讀影響而有程度不等的改讀。

據《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李如龍、張雙慶 1992），17 個客方言點中，以音區別「腹肚」和「魚肚」的有 5 個點，其餘 12 個點並不以音別義。12 個點中，繼承「當古切」的有 10 個點，繼承「徒古切」的有長汀、大余 2 個點。

上述以音區別兩種詞義的 5 個點中，秀篆、寧化、寧都「腹肚」讀「徒古切」，「魚肚」讀「當古切」。此外，河源讀陰上 **t-**（魚肚）／陰上 **th-**（腹肚），贛縣讀陰上 **t-**（魚肚）／去聲 **t-**（腹肚），「腹肚」都是

⁴³ 此處所記 **b**、**d**，即相當於《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所記錄的內爆音 **b**、**d'**。

繼承「當古切」，引申「魚肚」義時不以音別義，後來河源「腹肚」聲母由 t- 變讀為 th-，贛縣「腹肚」聲調由陰上改讀為去聲，都受「徒古切」類型的影響而變讀。

以這有限的客語和粵語資料來看，粵語「腹肚」以繼承「徒古切」為多，客語以繼承「當古切」為多。這兩大方言對引申的「魚肚」義並不以音別義，但在方言異讀接觸頻繁的地區，都各有少數方言點語音發生改變，使「腹肚」和「魚肚」音讀有了區別。

四、結語

本文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為檢索工具，研究漢語「肚」的音義來源及部分方言的表現。具體結論是：

（一）漢代由平聲端母「都」孳生出上聲「肚」，指稱人胃。福州型及梅縣型方言讀端母，北京型及廣州型方言讀定母，呈現語詞孳生以音別義的多樣性。

（二）後來從指稱人胃的本義引申，也指稱魚類及牲畜的胃。對於這項引申，廣州型及梅縣型方言不以音別義，北京型及福州型則以音別義：福州型引申義改讀定母，北京型引申義改讀端母。這項引申除呈現音義變化的多樣性外，也增加了新一層的音義變化。

（三）廣州型及梅縣型因為方言接觸，受異讀影響而使「肚」的語音發生變化，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四）北京型和福州型的某些方言，其個別詞彙在音義區別上發生混淆，也表現出音義變化的多層性與多樣性。

（五）縱觀「肚」的孳生及後來的詞義引申，其音義發展具多層性及多層性特點，造成現代方言異常複雜的面貌。

本文利用交叉檢索的辦法，快速掌握了方言歷史音變的規則，享受到資料庫的便利性。在檢索資料的過程中，我們深切體會到，資料

庫設計者若將資料拆分得越細緻，所能提供給研究者研究組合的可能性就越高，而研究者能夠自主決定如何利用資料庫進行研究的空間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從資料庫可以檢索出哪些規則，以及檢索出規則之後，如何利用或解釋，繫乎研究者的眼力及目的。研究構想不同，資料庫所提供給研究者的助益就不同；學者除了要善加利用資料庫的檢索功能，更要培養解釋材料的洞察力。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目前只能配合使用者的操作，作靜態的呈現。電腦技術日新月異，數位分析的觀念不斷進步，我們期待有資訊工程師願意投入心力，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龐大語料，開發出更靈活、更強大的功能。

（責任校對：李東龍）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劉歆等撰，〔晉〕葛洪集，向新陽、劉克任校注，《西京雜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影印經韻樓藏版。
- 〔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冊115。
-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四部備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據家刻本校刊，經部，冊1。
- 〔梁〕顧野王撰，〔宋〕陳彭年重修，《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張氏澤存堂本。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國學名著珍本彙刊》，臺北：鼎文書局，1972年。
- 〔宋〕丁度，《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
-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張士俊澤存堂本據周祖謨〈《廣韻》校勘記〉校正。
- 〔元〕王實甫、〔元〕關漢卿著，王春曉、張燕瑾評注，《西廂記·竇娥冤》，《中國經典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明〕張自烈，《正字通》，收入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冊4。
- 〔明〕梅膺祚，《字彙》，《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233。
- 〔清〕張玉書等編纂，《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漢語大詞典

出版社，2002 年。

二、近人論著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編著，《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第 2 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

朱建頌，《武漢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卷第 1、2 期，1971 年 9 月，頁 1-61。

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年。

李如龍、潘渭水，《建甌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汪平，《貴陽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年。

沈明，《太原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年。

吳建生、趙宏因，《萬榮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 年。

張屏生，《粵西閩語比較研究》，高雄：阜盛文教事業公司，2014 年。

張振興、蔡葉青，《雷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張惠英，《崇明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 年。

張雙慶、莊初昇，《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

梁德曼、黃尚軍，《成都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陳鴻邁，《海口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年。

游汝杰、楊乾明，《溫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寧波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黃雪貞，《梅縣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

馮國強，《珠三角水上族群的語言承傳和文化變遷》，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5 年。

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

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州：新世紀出版社，1987 年。

____，〈《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 年。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

楊秀芳,〈漢語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中國語言學集刊》第10卷第2期,2017年3月,頁298-328。

葉祥苓,《蘇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

熊正輝,《南昌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雲、伍雲姬,《長沙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

謝留文,《于都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劉村漢,《柳州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

蔡國璐,《丹陽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

顏清徽、劉麗華,《婁底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羅福騰,《牟平方言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 Co., 57&59 Ludgate Hill, 1873.

Ting Pang-hsin.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5.

三、網路資源

「百度百科」網站之「台山」條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B1%B1>，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27 日。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http://140.112.145.93/ccr>

Digital Platforms and Chinese Dialect Studies

Hsiu-Fang Yang*, Chiu-Lan Y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CCR database to research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du* 肚 in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It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肚 was generated from the character 都 in the Han dynasty to denote the human stomach. It could be read *t- or *d- in different dialects. In the Fuzhou 福州 and Meixian 梅縣 type dialects it was read *t-, while in the Beijing 北京 and Guangzhou 廣州 types it was read *d-. Second, the meaning of 肚 was extended to refer to animal stomachs after the Han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this semantic extension, the Guangzhou and Meixian types kept the original sound, but the Beijing type changed its initial sound from *d- to *t-, and the Fuzhou type changed it from *t- to *d-. In addition, both the Beijing and Fuzhou types distinguished human stomachs from animal stomachs. Third, in the Guangzhou and Meixian types, dialect contact caused the change in sound. Fourth, in the Beijing and Fuzhou typ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stomachs got mixed up in some dialects. Fifth, the above points reflect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ayered nature of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character 肚 in Chinese dialects.

Key words: digital platforms, CCR, Chinese dialects, sound and meaning, diversity, multilayeredness

*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